



中湖集市

覃正波

逢三、六、九，是中湖人赶场的集日。天子山镇，本乡以及永定区教字垭镇等地方的生意客和赶集的山民一大早就从各个地方赶来。

乡场，是乡下人心驰神往的地方。逢集，除了市场外，两条街也挤满了商铺，摊位。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脸上都流露出期望的神色。商品货物把本来拥挤的街道弄得更加水泄不通，乡下人虽说怨声载道，倒也是幸福满满。

集日，对乡下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乡下人盘算着过日子，吃喝用都离不开土地供给，谷物和杂粮是要变卖一些的。逢集日，他们早早便起了床，主妇们把禽畜伺弄好，免得它们饿急了捣乱。尤其是猪，终日呆在栏里，不像放养的鸡鸭四处可以找食，饿了就用嘴拱栏，破坏性极大。家有娃儿的，媳妇儿就交给不愿走动的公婆。但是，有的公婆耐不住寂寞，就想趁走得动的时候，四处走走，赶场，对于他们来说，纯粹玩儿，同亲友唠叨家长里短。遇到谁家的儿女长大成人，乘机做个媒，凭三寸不烂之舌撮合婚事，喜做月下老人，自得其乐。媳妇儿实在有事，公婆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底，也暂时把想玩的心情克制下来，哄着孙儿孙女享受天伦之乐。

乡下赶集趁早，平常中湖的集日像一阵风一阵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尤其农忙之时，更是如此，不到中午，场上早就冷落三秋。农闲和腊月间才会有像样的集日，乡下人的脚步也会慢三分。早上，太阳刚露头，各条山村小道上，背背篓的，肩挑的，手提的汇集在一起，像一条条流动的溪水。只有这个时候，乡里人才把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穿上。对于穿戴讲究的男女，乡里有一句很得体的话：你赶场去的嘛？

山民们挑箩背筐提篮，带来农

副产品，板栗、李子、杏桃等果子，或提鸡提鸭。家禽野味，应有尽有。鸡是土鸡，是放养的鸡，吃菜叶细糠粮食长大的，腊肉是用吃百草粮食喂养的猪，不含激素。鱼是河里的小岩鱼，大自然喂养的，叫你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一路上都有收客（二道贩子），在叉路等变卖花生，黄豆，油菜等农作物的乡里人。这些收客鬼精鬼精的，为了多赚几个钱，故意说外面的收购价在下跌，用三寸不烂之舌硬是打动心肠软没吃过世面的乡下人，在过秤时故意称得旺旺的，惹得乡下人一阵激动。其实，这些收客才不傻呢，用的是九两砣，心肠狠一点的，八两，七两砣都用。见过世面或上当受骗多的情愿多走一脚路，任凭收客缠乎不为所动。有的收客，眼看到嘴的肥肉丢掉了，故意抬高收购价，那些精明的乡下人就较真了，收客们只好忍痛收购，想在秤上做文章。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些精明的乡下人家是过秤了的。收客瞒不下去了，多数又是乡里乡亲的，只有硬着头皮做一回。

为了节省，赶集的乡下人舍不得衣兜的几个血汗钱，肩压手提地步行。他们深知，向土地要钱不容易，家里要钱的事多着呢！盘山道上，男女老少挑抬背扛着，是一道希望的风景线。

不到九点，乡场上早已人流穿梭，嘈杂声，叫卖声纷至踏来。乡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进入市场内部，便是篾器市场，有竹篮、筛子、竹盘、簸箕、箩筐等。另外还有肉食行，猪牛行，蔬菜行，衣帽行，百货行，鱼行。摆弄得井然有序中又灿烂杂陈，购买者选择的空间大，买卖两旺，惹得商家卖家心花怒放，叫卖声，还价声此伏彼起，好一幅农村风情图。

好久难得一见的亲友，偶然相

遇于乡场，欢喜得很，或会心一笑，或高声打招呼，有阔绰一点的拉着亲友下馆子，喝杯小酒，话匣子就打开了，谈论家务事，道远远近近的事，那种醉人的情，开心的笑弥漫开来。

中湖的乡场受困于地理位置，不大，每逢集日，T字街挤得满满的，车子行驶缓慢。尤其是通往天子山景区的公路更是拥挤不堪。这个时候，每个司机都是好脾气，情愿慢一点，再慢一点，求个平安。乡下人通情理，自觉向两边退让。

逢场之日，整个乡场，热闹得很，桑植腔、本地土音、永定声，声声不断。当然，也有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操着他们本地方言谈笑风生。英语，日语，韩语，混杂在声浪中，为这个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旅游胜地谱写了新时代交响曲。很多游客面对价廉物美的土特产，禁不住激动，用生硬的汉语普通话和乡下庄稼人讨价还价。但是游客们深知乡下百姓的苦，有的还价只是做个样子，往往给多的钱。仁厚的庄稼人不会贪财，会把多余的钱硬塞给游客，惹得游客一阵激动。古朴的民情和现代的意识融合在一起，给这方山水增添了几份沉稳和浪漫。

逢集，最心动的是靓女俊男。装饰得花枝招展的怀春女子，拾缀得体面帅气的英俊后生，两眼闪烁着醉人的情谊，荡漾着淡淡的羞涩，致使闹热的乡场春意盎然。

中午之后，稠密的人群渐渐稀疏起来，意犹未尽的人们踏上归途。有的笑容满面，有的愁眉不展，有的淡淡失落。总之，百味杂陈。不管怎样，人们总有一份小小的得意，心里盘算着下一场来早点，占个好摊位，争取卖个好价钱。

今年的初夏，反常的燥热。才到五月中旬，气温已经飙升到了三十多度。母亲开始了今年第一季作物的收获油菜籽。

那天，妈打电话说：控油菜籽是个和太阳赌咒的事，太阳越大，菜籽越干脆，越好控干净。今天是个大太阳天儿，得赶在变天之前把菜籽控咯

我说：那我帮你

不用不用，你上你的班。妈试探着说：下午你要不是能抽出点时间，就骑摩托车来把油菜籽运回家。我弄完了给你电话。

上班是逃避劳动最好的借口，至少有时候我是。

那天，望着门外耀眼的阳光，纵然我坐在屋内，也是汗流浃背。想象着母亲在毒阳下挥汗如雨，心里倍受煎熬，却反复纠结。我在上班我在上班我在上班，没有勇气走

到母亲身边去。

在煎熬中等待，等着母亲来电话说要我去运油菜籽。

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

下午一点，电话问母亲：

弄完了没？没弄完就不要弄了，太热，回家去歇会儿，下午再去吧！

本来想多熬一下，控完就算了的。可是实在太热，没熬完。回家了，喝了一碗冷粥，心里才停当些。下午再去，弄完了给你电话。母亲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在电话这头煎熬。

熬到下午三点钟，我偷跑去运菜籽。

远远就看见母亲在田里忙碌。地中间铺着一块方方正正的彩条布，中间堆着厚厚一层油菜穗。母亲拄着一根竹竿，佝偻着瘦小的身子，踩在油菜穗上，走过来，踩过去，摇摇晃晃，步履蹒跚，还时不时地挥起竹竿使劲弹几下油菜籽。

干脆的菜籽在母亲脚下

母亲的舞蹈

蒋冬青

哗哗的裂开来，菜籽顺着秸秆缝隙漏落在彩条布上，沙沙地应和着母亲脚步，应和着竹竿的敲打。四周清理出来的油菜秸秆，已经堆成了山，比母亲还要高出许多许多。另半块地里，一把把割好晒干的油菜穗，金黄得有些晃眼。

朦胧中忽然觉得，这不是母亲在劳动，这是母亲在舞蹈。彩条布是她的舞台，不，厚重的土地是她的舞台；太阳是她的聚光灯；略显陈旧的衣裤，头上破旧的草帽是她最美的妆扮；竹竿是她真实的道具；蹒跚的步履是她曼妙的舞姿；汗水是她最美的浓妆；菜

籽荚炸裂是她华丽的伴奏；鸟油油的菜籽是她光彩夺目的作品

光影里，母亲舞得痴醉，母亲舞得忘我。

恍惚中，母亲从东方发白舞到日暮西山；从花季少女舞成了白发太婆；从腰杆笔挺舞到腰弓背驼；从身手矫健舞到摇晃蹒跚。就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母亲成为了伟大的舞者，演绎着一曲精彩却沉重的舞蹈。

沉沉乌云下，母亲舞出一曲焦急，灵巧的手脚是她最得意的武器；狂暴的风雨里，母亲舞出一曲坚强，顽强的意志是她最牢靠的盾牌；灼灼的阳光下，母亲舞出一曲勤劳，满脸汗水是她自豪的奖励；匆匆的岁月里，母亲舞出一曲无畏，花白的头发是她最光彩的发型；儿女的泪眼里，母亲舞出一曲坚韧，皱纹密布的脸颊是她最夺目的华章。

哦！

哽咽着喊了一声：妈

草帽难掩华发，回过头来，母亲眼里溢满不屈的坚强，也有难敌岁月的无奈，也有些许的欣慰。

我匆忙抱来金黄的油菜穗，抢过母亲手里的竹竿，把她往树荫下推，她却又拿起了地下的竹筛子。

两个小时后，我扛起一袋沉甸甸的油菜籽，心里暗想往后自己炒菜一定要少放点油。

这时候，母亲伸手递过来半瓶水，顺便捡去我身上的秸秆碎屑。

顿时我的眼睛火辣辣的，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一股脑儿往下流。我埋头赶紧走，匆匆地走出这块油菜地去。

我知道，我是永远也走不出母亲这块厚重的舞台的，就像永远也走不出母亲的目光！

写给穿过军装的你

甄钰源

那一年
如车耳溪畔刚冒出的山笋一样鲜嫩的你
穿上了橄榄绿的军装
带着父辈们的希望
去了遥远的军营
我多想变成你背上的行囊
而你就是我牵挂的远方
花开的季节
我想把夹河湾最漂亮的野花织成花环
送给你
夏天的时候
我想装一壶葫芦泉的水
递给烈日下站岗的你
桂花飘香的时候
我在你穿着军装的相片背后写下一首朦胧的诗
偷偷地夹在课本中
北山飘雪的季节
我在熏满腊肉的火炕边用火钳一遍遍划出你的名字
却不敢问你的归期

这一年

从时光的掌纹里
偷偷取出那尘封了三十载的往事
回忆依然鲜活
再也回不去的
是那年少的时光

黄石寨漫吟

张念升

山风阵阵林涛荡，拂起幽香醉意融。
独坐天门迎客语，诗情万缕画图中。

峰回路转三千柱，古木参天叠叶融。
客醉瑶台仙境美，乾坤浩气纳胸中。

天书挂起神仙读，宝匣藏书意味融。
点将台前锣鼓响，金戈铁马白云中。

南天一柱千年耸，定海神针画意融。
汉楚迎来天外客，潇潇洒洒入林中。

松云鹤伴群峰舞，百鸟鸣飞五色融。
寨女山歌音嗓脆，循声步入画楼中。

飞山索道连天际，客路臻添景色融。
四海游宾乘上下，风光映入缆车中。